

此刻就是高光时刻

□郝蓄芳

一般情况下,“高光时刻”是用来回想的。当我们蓦然回首,人生中那些闪亮的日子便是“高光时刻”。

比如一个运动员,他的高光时刻是在赛场上。像女排夺冠、刘翔撞线、李宁独揽三枚金牌,这些时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巅峰荣耀。

“高光”有早有晚。有人20岁绽放,50岁已经开始枯萎;有人蛰伏多年,五十才开始发力。

演员郭京飞,一直徘徊在十八线。他的连襟陆毅,年少成名,又是唱歌演戏又是领着孩子上综艺,郭京飞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直到电视剧《都挺好》,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而这只是大家眼中的高光时刻。其实郭京飞从话剧开始起步,曾经被誉为上海的“话剧小王子”。他并不逊色于陆毅,他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但是话说回来,倘若没有二十年的坚守,同样是遇到《都挺好》,也许别人“都挺好”,而他依然“不太好”。

对于尚还年轻的人们来说,高光时刻是需要精心准备的;如果人到中年,那么此刻就是高光时刻。

我每天大约5点醒来,先看30页左右的书,阅读顺利

的话,也许是50页左右。所以我读一本书的时间大约是一周。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每本书都会读三遍以上。比如我现在看的《岛上书店》,我想至少要读三遍才能明白作者的意图。这样一算,我一年的阅读量最多只有十本书。

到了6点,我便整装待发。如果6点10分我出不了家门,那么我上班在路上的时间就会增加一倍。因为城市的早高峰从6点半就开始了。

我这么早出发,还因为我不会开车,而且是属于学不会的那种。也许开车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难,但是出于对他人安全的考虑还是放弃了。

从住处到单位,在公交车上的时间并不短暂。这是我的“古诗时间”。我总是将打印好的诗稿放在外衣兜里,以便随时可以拿出来看看。

我背诗的速度,大概是两周16句。因为只限于在上班的公交车上,所以这个成果并不显著。但是可喜可贺的是,一年下来最保守的估算,也能熟练运用100句。

时针指向7点了,也许是6点50,我会推开办公室的

门,接下来干什么呢?或浏览报纸或登录“学习强国”,还会把一天当中我所谓的“难事”,放在这段时间思考、修改、处理。

8点半到了,我仿佛已经度过了一个上午。我想我这样做,并不是准备迎接什么“高光时刻”,只是单纯地珍惜时间而已。因为时间最吝啬也最慷慨,你抓住了它,它便给你馈赠。

对于那些即将或者已经“知天命”的人来说,余下的光阴或许不会有过去的长。如果把余生比作一笔存款,那么每过一分钟都是在有限的数额里支出。

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知道不会赢也会竭尽全力。努力地过好每一分钟,无论成功与失败。不用回忆过去更不必期待未来,唯有此刻才是最实在的拥有。

因此此刻,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劳动者之歌^[组诗]

□胡卫民

致敬劳动

这是一个闪光的词,流汗的词
词语里人影隐约,忙闲有度
有的直起腰身擦汗时被我认为更多的,因时光久远、面容模糊而难以辨识

也难怪

我来到大地上才几十年
除了透过词语向先人学习、致敬
还必须抓住时间,俯下身来
连蚂蚁都是谦恭的忙碌的
我从未将其看成
世上最小的劳动
我缺少蚂蚁的节奏,还缺少
蚯蚓对生活的深入

蓝天白云下,我们劳动
像小花小草那样
不论在沟边、平地,还是山中
从不介意自己的位置

劳动是诗意的,有时是一顶草帽
田野里浮动
有时是一曲号子
回声粗犷,滚动于胸膛
最自豪的是向深远处挺进
远赴外太空摸月亮,摘星星

一块抹布、一把扫帚、一根绳索
也是劳动
一支笔、一张纸、一台计算机
把祖国的美好愿景绘就

世间万物,生长而不知疲倦
不因季节更迭,风云变幻而灰心
这是另一种劳动
如同太阳燃烧自己
为我们送来光芒与温暖、微笑和歌声……

稻田里插秧

一个池子连着一个池子
这一大片土地就像一张方格纸

插秧机从容淡定,不慌不忙
走一趟就栽下五六行
省下来的人工,尽可去忙别的事情
而一行行秧苗被风吹动
像是在向大地挥手或鞠躬

劳累、憧憬自不必说了
所以就有歌手来到地头唱
就有诗人来到田埂吟
还有摄影师,一次次按动快门
那是哪来的一帮学生
穿靴子下到稻田里
认真地听了一堂农家课
真诚地做了一次农家活
相信此后,学校食堂的泔水桶里
会少一些剩菜、剩饭和白面馍馍

而田间高耸的雕塑特别显眼
哦,那是一个青花瓷样的“中国饭碗”
我只能望着它伸出手来
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把它深情地捧在胸前
再将它神圣地举过头上……

等待送水工

一上午待在家里
等待送水工送来一桶矿泉水
吃完早饭了
洗完碗筷子
收拾完屋子了
电视剧演完一集等着看下一集了
睡了一小觉睁开眼睛十一点半了
其间我没好意思打催促的电话
总觉得那桶水就在路上
已经越来越近了
下一分钟也许会响起门铃声
本来要下楼办点事但是
我却无法走出去
我理解送水工
送水是有路线的
大周六,需要送水的人家多
像我家这样没有电梯的老楼房
多了去了
他敲开顶楼的我家时
我打量了一眼门外的他
一个中年人,应该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气喘吁吁,脸冒汗珠……

记忆里的大白鸭

□修瑞

祖父说晚上让祖母给我们炖大白鸭。

他是站在稻田埂上一手托攥着稻苗一手轻按头顶被风撩拨歪了的毛边草帽说的这话。他说这话时,我和叔伯家的两个哥哥以及一个弟弟正弓着腰在稻田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插着秧。稻苗在我们身后不辨方向地俯仰横斜,有些甚至还拦腰折掉了。对于插秧这件事情或者说这项工作,大约除了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祖父母,余下的我们孙辈四人没有一人是心甘情愿在做的,即便那时的我们都没有预见或者说没敢想象若干年后的自己也能够洗净脚板上的黑泥坐进城市宽敞的办公室里。之所以不愿意,不是因为犯懒,至少主要原因不在于此。一来,赶上“五一”假期,那时虽然不比如今这般有时间有条件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但眼看着同村同龄的孩子待在家里,边啃冰棍边看电视或者下河摸几只蝌蚪就近找火烧来吃,心生几分抱怨自然是难免的。二来,轮替灌田是村里多少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可是似乎每个村都有那么几户人家既苛求别人遵守规矩又试图允许自己立于规矩之外。本来两天前轮到给祖父母的稻田灌水,可是有人半夜里在灌渠上动了手脚,把水截流到了自家的稻田里。第二天祖父重新灌田,前脚刚走,后脚便有人再次截流。祖父母都不是喜争好斗的人,可是不争不斗的结果就是自家的稻田因为水泡时间严重不足而硬得像是被反复热过十几次的馒头,能把铁锅砸出一个洞来。因为田地太硬,根本没办法正常插秧,只能是找来一根手指般粗的木棍用力在地上戳出一个小洞,再把稻苗栽进洞里。这样一来,既费时又费力,事倍而功半。由此,免不了要在心里埋怨几句祖父母的懦弱。

那已经是几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祖父说完炖大白鸭以后,我们兄弟几人不约而同都抬头望向站在前方十几米处田埂上的他。太阳刚好趴上他的头顶,无数道光从他的脑后向着四下里晕开。我们似乎都被那些恍若神祇的光触动了神经,一瞬间的事,对于插秧突然就有了浓郁的兴致,手下的活计也变得轻快了许多。

那时候日子拮据,只在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回肉。所以,一句“炖大白鸭”对于几个许久没能吃到肉的八九岁的孩子来说,其诱惑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我瞥一眼右手边的堂弟,他和我一样紧闭嘴唇,都在努力克制不让口水从嘴角渗出来。可是即便肉体上能够勉强克制住,思想里的野马终究还是脱开缰绳飞奔回了家中。我好像看到祖母正站在灶台前,左手提着铝制锅盖,右手攥着她那把用了几十年的铁铲在铁锅里翻炒,热气淡开,几十块骨肉油汪汪泼在锅底。

想到这里,我不禁又咽了好大一口水。

我想吃炖大白鸭,我相信我们堂兄弟四人都非常想吃。但我突然犹豫了,就在我想象着即将接下祖母递过来的一只鸭腿时。我知道祖父说要炖的是哪一只鸭。家里原本有六只鸭,三只灰羽、两只白羽,还有一只黑白羽相间。鸭是前一年夏

身体传出劳动的笛声

□纪洪平

这一天,体内的火车终于靠站了
蒸汽机仿佛依然呼啸着,再次拉响时代的汽笛
往昔那些艰辛努力,此刻都构成了壮丽风景

所有劳作只为心中的远方
人生的沿途注定要经过许多站台
有过停留徘徊,也有无法错过的意外相逢
就算路过了无名小站,青春的身影还是放出了奋斗光芒
命运沿着时间轨道不停地前行
身体里像金属一样坚硬的毅志渐渐凝固
沸腾的生活,如此的铿锵
岁月就这样被一锤锤锻打出来
谁都梦想成为钢花四溅的英雄
每个扎实的动作,足以让一个人的历史焕然一新

那些双手磨出茧子的笑容
那些冷静思考宇宙人生的近视镜
世界需要从各个角度理解
不论用手,还是用脑
唯有劳动,能打开这精彩万千的日月